从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看中华文明起源的道路与特点

郭大顺

今年6月，在国家文物局组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支持下，沈阳市博物馆举办题为“文明之光——红山·良渚与中华文明”展览，这为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这两个史前文化的比较创造了方便条件。

20世纪80年代末，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刚公布时，黄宣佩先生就通过玉器的比较，提出红山与良渚为两大原生玉文化中心。马承源先生则从文化交流角度提出：“比良渚文化为早的红山文化的一些玉器连同他们一部分的文化影响在较早的时期内到达长江三角洲，从而为良渚文化吸收融合而丰富自己的文化面貌，这已不仅是可能，而且有考古遗存的实物证据。”此后又有多位学者对此课题发表过重要观点。

现根据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对这两个史前文化作进一步比较研究。

以祭祀礼仪为主要功能的都邑出现

由“坛庙冢”组成的牛河梁遗址群，为红山文化的中心。红山先人善于选择多岗丘的山梁，按高低主次布置多类型的祭祀建筑。其中位于山梁顶部第一地点的山台由多个台基组成，周边设护坡式石墙为北方石城护坡式城墙特征。台内南部有半地穴式、多室又联为一体、壁绘彩画的女神庙，庙内置约相当于真人2倍、真人原大的群神和围绕其间的约当真人3倍的主神，熊、鹰等动物神以及陶薰炉、彩陶祭器等。山台的北部边缘堆有与女神庙同类但不同型的诸多仿木建筑构件和人体塑像，从其中约相当真人3倍的大耳和有蜂窝状饰的建筑构件分析，其制作均较女神庙同类遗存精良，暗示山台北部有规格更高的庙宇遗迹，惜原址已无存。已经发掘的4个地点，积石冢和积石冢群都设有中心大墓，冢内南侧置附属墓的规律，体现以王者为主的社会等级分化，坐落于山岗之巅、层层高起的冢体有如后世山陵的景观；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二地点冢群中心揭露出外径达22米，坛界起不等距三层圆，各圈距离的比例符合二分（春分和秋分）二至（冬至和夏至）的天文观察规律，是为与后世天坛结构相同的祭天圜丘。

1985年苏秉琦先生主要根据牛河梁坛庙冢的发现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应从逻辑的、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理解。它们联系起来的新概念是：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已找到了线索。”可知，古国有固定含义：既具备国家形态的主要标准，又不同程度保持着一些原始性和过渡性。拥有都邑基本要素即庙宇、祭坛和山陵的牛河梁遗址，是古国的典型代表。

良渚古城则有所不同，无论城墙和城内建筑还是墓地，大都置于平地，以人工构筑的高台层层托起，位于城中心偏北的莫角山东西长约670、南北宽约450、残高10米的超级巨型高台建筑是良渚古城的中心，反山王陵在城内莫角山台基的西北方向。从良渚到周边福泉山、寺墩所出玉琮等，都饰统一的人兽组合的神人兽面纹，被视为已具统一信仰，有学者分析为人骑兽作法形象，神人当为巫者，根据陈梦家先生商王为大巫的观点，巫可转化为神。从古城建筑、城内外被誉为“土筑金字塔”的墓地到随葬成组玉器和统一的神人兽面花纹，良渚文化所见祭祀礼仪气氛浓烈。推测莫角山巨型建筑有神人所居之所和规模相应的大型神像，从而良渚古城与牛河梁遗址一样，都是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

中轴线布局的起源与形成

1979年发掘的东山嘴遗址南为圜丘，北为方形建筑址，东西两侧石墙左右对称，已透露出以南北中轴线布局的线索。牛河梁遗址规模最大的第二地点的五冢一坛，虽建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山坡，却都设计为正南北方向，祭坛以北不断有祭祀一类遗迹继续向北延伸到女神庙和山台附近，北庙南坛的组合和以南北中轴线布局的规划思路清晰，是为牛河梁遗址群的主轴线。

对于良渚遗址结构布局，牟永抗先生等已注意到莫角山为南北正方向，良渚古城有居中的建城理念。良渚古城选址在两山之间开阔但受洪水威胁的低洼地，为此不惜动员众多人力修筑多道规模巨大的水坝工程。这一强烈的理念追求也体现于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上。方圆结合、以方为主的正方体玉琮，在中国古代玉器中独一无二，其制作有角度（直角）、方向（四面）、尺寸（四个边对等）等高文化含量，制作工序和难度要远大于以圆形为主的诸类玉器。联系反山M12大玉琮等近南北正方向的出土状态，与良渚人筑城重正方形、南北正方向的理念完全一致。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寺墩遗址人工沟洫围绕的方正平面布局与玉琮的俯视图对应。良渚古城的中轴线布局还突出体现于城门的设置，四面城墙各开二水门以导航，唯正南开一陆门，此陆门有三墩四门道，门道由西向东分别宽8（旁门）、18、20、18米，当为设中门的三门制。陆门南有由北向南分布的墓葬群（以头向北的女性墓居多）、出大量精美刻划纹黑陶和漆木器、具祭祀性质的壕沟、土台和码头，从城内到城外，南北中轴线布局明确，且较牛河梁遗址更为规范。是继红山文化之后，开中国古代都城南北中轴线布局先河。

由以上比较可知，无论牛河梁坛庙冢还是良渚古城内外建筑址、墓地和堤坝，都是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宗教中心，宗教中心即政治中心，它们分别代表着古国时代先后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良渚文化从古城到玉器，所具有的规范化和大中心下多中心，已具方国特征，故还可以从方国的标准衡量，即良渚文化为中华大地最早出现的方国。

以玉通神为礼和连续性文明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作为东方沿海南北两大区域的原生型玉文化中心，各显区域特色，又有相近的特点。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良渚文化的“玉敛葬”都是“以玉事神”为礼的见证；神化的龙、凤、龟、鸟等为共有的通神工具；良渚文化多见与织丝有关的因素，如玉蚕蛾和陶器上所饰蚕纹甚至有丝织物保存，红山文化也出有神化的蚕蛹，是玉帛融合，中国礼制和谐本质的体现。在工艺上，红山文化除管钻，琢磨以外，普遍使用片切割和减地阳纹，以追求玉质地的最大限度发挥达到通神最佳效果。良渚文化玉器虽以形制规范化和细密如毫发的刻线阴刻线为主，但重要玉器平面上的浅凹打洼和人兽组合纹的五官等各部位的不同层次和五官的细部，都使用了减地浅浮雕和阴线微雕相结合的工艺，同样起到以规整而有起伏的底面衬托出主题庄重而又神秘的效果。良渚文化琮、璧、钺的固定组合和成组玉器，已形成一整套较为成熟规范的玉礼器制度。红山文化玉器组合较明确的，是半拉山发现的钺璧龙组合，与良渚文化钺璧琮的组合比较，分别突出了各自最具代表性的玉类——玉龙和玉琮，都是该文化最主要的通神工具和权力象征物，也是对外传播最广和人群迁徙的指示器。新近在河北省张家口宣化洋河南到涿鹿桑乾河流域发现大规模红山文化积石冢群，随葬玉器以玉龙最为醒目，是红山先人越燕山南下的进一步证据；以玉琮为标识器可以追寻到良渚文化北向西进到达陇西高原的踪迹，它们各自同古史传说五帝时代前后期主要代表群体的活动轨迹相吻合，当非偶然。

红山文化以大东北为背景，以采集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良渚文化地处面向海洋的水乡，以具神圣性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两者都是在物质基础不充裕条件下，精神领域超前发展，在与大自然天地神灵和谐沟通取得政治权力的连续性文明（张光直，1984）。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各自和彼此间的多元交汇，兼收并蓄，催生突变与创新，产生强大的传承力和凝聚力，是中华文化和文明连绵不断的根本原因。

豫博之夏：文化盛宴，精彩绽放

陈颖航

当清风送走暑热，清秋悄然降临，2024年的暑期已然落下帷幕。这个夏天，河南博物院可谓“热”力非凡，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之旅。

7月至8月，河南博物院主展馆迎来了598412位观众。每天清晨开馆，预约室的电话便响个不停，工作人员每日要接听400至600次工作电话。随着我国扩大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发布，7月15日至8月25日，短短40天里，就有2068名国（境）外观众前往河南博物院，这里成为他们中国之行的必选之地。

增加便利服务，完善保障措施

为了应对暑期“文博热”，河南博物院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自7月17日起，延长开放时间，闭馆时间由下午5点调整为6点。为方便观众合理安排参观行程，河南博物院将预约时间提前为5天，并且优化预约流程，实现动态释放观众退票。7类优待人群凭有效证件可免预约直接入馆。为减少观众排队入馆等待时间，增设观众通道，优化安检环节，增加人员配置，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

针对观众人身安全、参观安全、文物安全、设备安全等各类安全保障，进行周密部署，制定了各项应急措施。打造“医疗保障服务点”，在医务室增配防暑药品为观众提供便捷的基础医疗服务。为避免观众高温中暑，在广场设置百米遮阳棚，在树荫区域增设休闲椅。

文化大餐，精彩纷呈

在丰富文化供给方面，引进举办了“‘小而美’——卢森堡文物精品展”“黄河颂——宋华平书法作品展”等精彩临展，让观众感受多元文化魅力。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满足青少年的文化需求，河南博物院还精心推出“国宝守护系列课堂”“红领巾讲解员”“历史的音乐厅——古乐探秘特约研习工作坊”“博物雅堂”等特色文化体验活动。同时，还举办了文创展览，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令人目不暇接。并且，为了缓解暑期高温给游客带来的不适，上新了非遗绿豆凉粉和特色饮品等服务项目，为游客带来了一份清凉与惬意。

华夏古乐，奏响暑期文化强音。整个假期，华夏古乐演出场场火爆，观众的热情如夏日骄阳般炽热。面对一票难求的情况，河南博物院积极增加演出场次，并推出“华夏正声”专题演出活动，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盛宴。华夏古乐团在暑期上演了180余场演出，共接待观众32935人。针对暑期加推的“华夏正声”专题演出，共接待观众9250人。同时，为了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加速向线上拓展，相继推出“数字展览”“云端古乐厅”“云讲解”等，让古乐之声跨越时空界限，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继续奏响，为更多游客带去心灵的震撼与文化的滋养。

为提升公益服务，每天还额外推出10场公益讲解。人工讲解供不应求，共进行了3284次讲解，每位讲解员每天平均工作6小时。与此同时，展厅的自助智慧导览和AR导览也深受观众喜爱，服务了60793人次，每9位观众中就有1位选择通过智慧导览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无论是热情专业的人工讲解，还是便捷高效的自助智慧导览和AR导览，都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参观体验。这些多元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也展现了在提升公益化服务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与创新，为观众更好地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豫博大课堂，传播火热

这个暑期，河南博物院的教育服务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豫博红讲解进行时公益讲解”375批次，“我用我心讲党史”红色宣讲66场。咨询引导、文明参观劝阻、闸机服务、存包协助等志愿服务，累计服务3579小时。

河南博物院举办“中原国学讲堂”和“馆长说考古”系列讲座共5场，吸引了1410余名现场观众参与。此外，开展各类公益教育活动13场，为694人次的观众提供了服务。同时，精心策划实施了不同主题的研学活动29场，服务观众达1212人次。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丰富了观众的文化生活，也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豫博文创，魅力无限

观众在豫博不仅是“逛逛逛”，还开启了“买买买”模式。暑期，河南博物院新推出139款文创产品，种类丰富多样，文创书签、明信片、雪糕、冰箱贴等深受欢迎。其中，文创冰箱贴更是爆卖61765个，成为豫博爆款单品，见证着观众对文创产品的喜爱与追捧。

“河南博物院文创已完成1.0到3.0的开发，现在又推出了4.0立体文创——华服战国袍。游客可以穿着这件衣服游览展厅，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历史与现实的奇妙交融。”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介绍。豫博文创，正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人们触摸历史、感受文化的新方式。

这个缤纷的夏天，河南博物院以丰富的活动、贴心的服务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未来，河南博物院将继续为文化传承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上接1版）

“整体的路况修缮得非常好，但仍需要评估一下自己的体力啊！”麦积山栈道给不少参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栈道的安全稳定性是麦积山保护工作中最受关注的。麦积山石窟山体加固工程不但对麦积山石窟的山体进行了加固，也将原有的木质栈道更换为更加牢固的钢筋混凝土栈道。栈道由悬臂梁、斜梁、栈道板、踏步、栏杆等部分构成，其中悬臂梁锚入崖壁部分一般深4米，外露部分一般在2至4米，间距3米。总设计安全度不小于2.5，栈道设计活荷载为350千克/平方米。岳永强说：“我们还计划建设栈道专项监测系统，包含游客量、构件的变形、应力应变、振动等监测，尤其对游客量的监测，要根据栈道荷载要求做到对各区段、关键节点的严格控制。除此之外，50年或者100年的栈道使用年限对我们定期维护和检查、监测、加固处理措施、游客管理等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他认为，尽管麦积山栈道是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更换和修缮，但栈道也是麦积山石窟构成物之一，具有文物价值与文物属性。因而，应该从更长远、更立体的角度来看待麦积山栈道。一方面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加强麦积山石窟栈道的保护，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另一方面，确保麦积山石窟栈道的安全稳定性，也是对一代代石窟保护工作者们辛勤奋斗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科学保护 治理有道

麦积山石窟最初的本体修复始于20世纪80年代，借助山体加固工程期间搭建的脚手架对东、西崖大佛等亟需修复的大型塑像开展了抢救性修复。那一时期的修复人员大多具有雕塑临摹功底，在对塑像进行加固同时，还进行了有根据的复原，一大批洞窟的彩塑壁画都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修复，也开展了一些试验性的研究，现在30窟壁面上还可以看见当初开展的不同沙土配比的修复用泥研究的痕迹。2000年，随着科技在文物保护中的大量应用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发布，文物保护修复进一步科学化和规范化。麦积山石窟加大了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开展了塑像、壁画制作材料、工艺、病害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初步搭建了针对文物载体及本体的监测管理平台，探索了以日常保养维护和监测为基础的预防性保护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麦积山石窟的保护修复中。“麦积烟雨”很美，但多雨潮湿的气候对石窟保护来说是困难的，对洞窟渗水治理也不能懈怠，岳永强说，“对降雨和渗水的响应关系、水的补给方式、渗流路径等开展研究后，我们初步确定了‘窟内以堵为主，窟区以排为主’的原则，认识到石窟寺渗水的复杂和艰巨，渗水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择一事、终一生”，70余年来，麦积山石窟保护工作不断推进、迈向深入，先后开展了本体保护修复、渗水治理、瑞应寺古建筑修复、栈道加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等。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自2017年整编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以来，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持续加速。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麦积山石窟累计申请各类文物保护工程项目20余项，涉及本体保护、栈道稳定勘察评估、地质灾害调查、窟门研究、考古报告编写、数字化保护、规划修编等内容，其中本体保护涉及28个洞窟塑像壁画的保护修复。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石窟寺本体劣化风险监测分析技术和装备研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麦积山石窟地震灾害风险评价与防治研究”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研究，加大科技保护力度，不断提升麦积山石窟的保护能力和水平。

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现场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供图

潜心守护 赓续前行

2020年金秋时节，作为国内首个全面展示麦积山石窟艺术的展览，“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艺术展”在江苏常州博物馆举办。多年前既看过展览又亲临参观过麦积山石窟的常州观众程先生至今念念不忘：“被麦积山石窟震撼到失语！整体泥塑不但造型精美，表情也温和细腻、笑意盈盈，亲和灵动！”“东方微笑”不仅向观众展示了麦积山石窟开拓性的艺术创作，更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度和融合力，东方之美韵味独具。如今，在麦积山石窟自主IP“云上麦积”中，人们还可以线上全景参观洞窟，体验不同于现场的多重角度欣赏雕塑壁画细节之美，禁不住就会嘴角上扬。

未来，基于系统性和整体性考虑，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将以麦积山石窟的价值完整性和真实性为主要目标，加速保护规划修编进度，推进《麦积山石窟保护条例》颁布，凝聚保护范围内相关利益方形成合力，大力整治石窟周边历史环境，加大石窟周边环境的保护力度；基于石窟栈道的承载力，结合旅游发展新模式，开展符合麦积山特色的旅游参观新模式研究；持续推进《麦积山石窟综合性保护工程》，通过此项工程的开展，将保证50年内栈道安全稳定，使崖体浅表层风化治理得到有效缓解，石窟渗水机制基本明晰；同时，具备安全保卫、生物防护功效的新型洞窟门窗将得以确定，让游客体验更加舒适。工程还将促进形成成套大型彩绘泥塑的稳定性勘察评估方法、技术、设备，彩塑保护修复技术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文物保护修复人才队伍随之壮大，推动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弘扬事业高质量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潜心为国护宝，“莫高精神”在新时代的麦积山石窟继承发展、赓续前行。

（上接1版）

在这里，可模拟从零下30℃到60℃的温度、从10%到90%的相对湿度；在这里，模拟干旱环境一个年周期仅需四五十天时间，实现“与时间赛跑”。

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内所营造的自然环境，为如何防治以及开具哪种“药方”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也为文物保护争取宝贵时间。

石窟保护的数字化技术，如何在虚拟修复、流失文物虚拟复位上发力？龙门石窟利用数字技术，使文物以“数据聚合”方式完成虚拟复原，利用微痕提取，使历经千年风化模糊的题记与浮雕得以芳华再现。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现被收藏于美国的博物馆中。龙门石窟研究院则藏有当时辗转未运送出国、由海关交回的2000余块礼佛图碎块。

流散百年，此心难平。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启动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虚拟复原工作，在完成对宾阳中洞浮雕残壁、院藏礼佛图碎块、美国展出的礼佛图浮雕的三维数据采集后，将礼佛图二维历史老照片与残壁三维模型植入统一坐标体系，使用计算机图像处理软件，实现数据重聚和造型还原。

数字化不仅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新途径，也丰富了文物展示的新形式。

去年，敦煌“数字藏经洞”上线，数字孪生技术复原了洞窟实体与所藏文物。动动手指，用户便可体验不同角色，“穿越”至不同时期，与历史人物互动，在感受不同场景中沉浸式感受敦煌文化。

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也分别推出“云上龙门”“云冈石窟全景漫游”“云上麦积”等平台。打开“云上龙门”小程序，可见“漫游”“探索”“院藏”“外展”“微痕识别”“流散遗珍”“石窟保护”等栏目，足不出户就能云游龙门，饱览学术研究成果。

加强人才培养：专才巧匠“续写”未来

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石窟寺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测等方面的探索实践卓有成效，融“价值阐释-监测预警-环境控制-灾害治理-保护修复”于一体的中国石窟寺综合保护理念成为共识，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在这背后，离不开一代一代人的倾心尽力。

正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愧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让专业人才后继有人，让能工巧匠队伍壮大，才能源源不断地给石窟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武周山下，十里河畔，苍峰屏峙，万象生辉。距今1500多年的云冈石窟，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史书。而历史，需要记载和传承。

去年5月，国家文物局、山西省人民政府在山西太原签订共建云冈研究院协议，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平台—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持续加强云冈学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今年2月，山西大学与云冈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动科研和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共同开展以云冈石窟为核心的山西石窟的保护、研究、利用工作和云冈学专门人才的培养。

“应该采取措施，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转化利用提供更多的人才和学术支撑。”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认为，保护利用好一处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考古学，还需要更广泛的博物馆、古建筑、艺术等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和研究。

2022年开始，山西计划连续5年为县级以下文物系统免费定向培养600名文科全科人才。同时，山西大学牵头并联合多所高校、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培养综合性拔尖创新人才。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敦煌研究院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科学保护问题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在石窟、壁画、土遗址和文物数字化保护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拓宽育才渠道的同时，也要用心用情留住人才。

为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增强人才的获得感和归属感，大足石刻研究院积极落实高层次人才薪资待遇、科研工作经费支持、生活补助、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岗位和职称晋升等政策，并建立完善《大足石刻研究院绩效考核及分配方案》《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申报推荐办法》等激励机制。

此外，该院持续加强科研平台建设，依托川渝石窟保护研究中心、川渝石窟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川渝石窟保护利用科技创新基地，打造中国南方石窟寺保护区域中心，“巢固凤自留”。

深化国际合作：汇聚力量“拥抱”未来

彼时，驼队日夜兼程，马帮络绎不绝，行者穿越时光，中西文化交流，多元文明交融。

今天，这份交流合作仍在续写。

石窟寺保护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研究和技术的综合工程，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尤为重要。

前不久举办的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上，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商中外石窟寺保护利用研究大计。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极端天气增多，突发性气候频发，石窟寺保护面临的问题更加多元。“这些挑战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还影响着全球的石窟寺，研究保护更需要国际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瀚说。

“中国的石窟寺保护经验对韩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借鉴作用。”韩国文化遗产专家赵相淳尤其关注敦煌研究院关于数字化和风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当前，我国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合作当中，支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更多地“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广泛交流、深度合作，进一步连结汇聚国内外保护领域的多方力量，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大足石刻研究院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国际合作，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合作开展“大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保护”等项目，为实现大足石刻的长远保护与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国文物保护机构还与东京艺术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著名机构联合开展石窟寺保护研究合作，共同守护石窟寺这一全人类的文明结晶和艺术杰作，深入挖掘传承弘扬石窟寺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价值和鲜活的时代精神，并取得一系列成果。

座座石窟，见证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的融合，宛如颗颗明珠，折射出历史长河中不灭的记忆。

这条承载中外文化交流的“石窟走廊”，必将源远亦流长。